南榮國小110國語朗讀組

一、爸爸的手 劉錦得

 爸爸是沈默的；但是，爸爸的手卻是忙碌的。

 每天放學回家，我總會到他的工作室去看看他。不過，我總是在一邊靜靜地看著他｜｜爸爸在工作時，不願別人去打擾他，也不會和他人交談｜｜他全神貫注著他手上的佛像，一刀一刀賣力地雕刻著；即使外頭傳來巨大聲響，或是媽媽扯開嗓門叫他吃飯，他彷彿都沒有聽見。

 雖然，我很少和爸爸說話；但是，我們的心卻是相通的。深夜裡，我可以感覺到有一雙手，為我拉起被我踢掉的棉被。

 起床後，我可以發現到有一張紙條，寫著被我遺忘的東西。

 媽常說我是個粗枝大葉的女孩，說我野得不像是個女生，因為我每每喜歡和那些男孩用水槍作戰，爬到樹上去偷摘人家的龍眼……。她在我耳邊叨念著：現在要做個乖女孩，長大做個標準淑女；要好好念書，不要成天和那些男孩廝混在一起；晚上要記得自己蓋被子，上學的東西要記得帶……。這些話，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；只是，她嘮叨的次數越多，我做到的事越少。

 倒是爸爸最了解我，我上學要帶的東西，都可以由他留給我的紙條上找到；我想擁有的物品，也可以從紙條中獲得答案。

 當然，有些問題是無法由紙條上解決的｜｜尤其是發生了意外的事件，爸爸即使再忙碌，也會……。

 我永遠忘不了那不可磨滅的創傷，更難以忘懷爸爸那厚實而溫暖的手。

 是去年我升上五年級不久的事｜｜那天要到操場去上體育課時，外號大頭的陳志明跑過來，像發現新大陸似地對我說：「阿香，學校外面那條小河裡有好多魚，要不要跟我去抓牠幾尾？」我沒有考慮，馬上和他翻過圍牆，跳入小河中去抓魚，直到上課鐘響，我們仍意猶未盡。

 當我們興沖沖地回到教室，五十幾雙的眼睛都睜得像老虎眼一般，特別是老師那對懾人的眼神，有如在審視犯人似的，在我們全身上下不住地打量著，看得我不禁打了寒顫，有大禍臨頭的感覺。

 「張麗香、陳志明，剛才上體育課時，你們跑去哪裡？老實跟老師說！」

 「去……去抓魚……」大頭囁嚅地回答，我在一旁只有點頭，不敢聲張。

 「只是去抓魚？」老師咄咄逼人地問：「班長口袋裡的五千多元丟了，你們知道嗎？」我們搖搖頭；可是，我繼而一想：老師的話中是否有「弦外之音」？

哦！沒錯！老師居然……。

南榮國小110國語朗讀組

二、豬舍頂上採絲瓜 郭明福

 小時候，我常挨祖母的罵。這也難怪，童年的我，平日忙的是釣魚、捉鳥，跟玩伴去灌蟋蟀，烤番薯，這些對「家庭經濟」無益的事；不像姊姊乖巧又勤快，不論是做各種家事，或是去野外割草回家餵牛，不必大人交代，就做得妥妥貼貼。因而，祖母常用「養豬不肥卻胖到狗身上去了」這句話，來慨嘆姊姊生錯性別，及對我表示失望。

 儘管常被祖母罵得狗血噴頭，甚至被父親用竹鞭抽屁股，我還是改不了貪玩的習性｜｜除非是祖母叫我幫她採絲瓜，那我可做得心甘情願，並且感到興味盎然。

 祖母種的絲瓜不是攀在棚架上，而是根部在地面，但藤葉向上竄升搭在豬舍的簷角，然後抽發蔓延了整個屋頂，活像給豬舍戴了一頂青色的帽子。

 每次祖母想採絲瓜，不待她開口，我只要看她扛著竹梯往豬舍的方向走就知道了。梯子架好，祖母手扶著，我踩著上了豬舍頂。

 豬舍頂層是用甘蔗葉蓋的，在上面爬行，要像貓一樣輕手輕腳兼小心翼翼，力道使得重了，會將屋頂給踩穿。而瓜藤瓜葉縱橫交錯地匍匐在屋頂，要先用手撥出縫隙才能落腳，等腳著力不會順著坡度往下溜，才可雙手撥撥探探，找那躲在藤葉間，已長成的絲瓜。

 然而，也不是找到絲瓜就可順手摘下，我往往先將連在蒂上的瓜舉起來，讓祖母「鑑定」，她認為可以的才摘；太小的要留著讓它繼續長；過了適當採收期，才被發現的，也要留在原地，準備曬乾後當菜瓜布；被蟲叮過的瓜身，捏起來硬硬的也不必理會，因為那已不能吃；而有的瓜在底部有個月牙形的裂口，我問祖母那是何故，祖母說那是「月娘」割的，同時警告我，晚上不要用手指月亮，不然會被割耳朵……。

 祖母過世快二十年了，每當吃到絲瓜時我就會想起她，並深深懷念往日幫她採絲瓜的時光，而且也後悔自己在童年時不多幫她做事，因為從我念初中後，我就忙於課業和交新朋友，難得和她親近了。